

普拉东诺夫笔下战时寻真者形象解读

王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不同于广为人知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普拉东诺夫的优秀短篇小说,尤其是作家卫国战争期间的创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普拉东诺夫的创作汲取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营养,并将俄罗斯文学中传统的寻真主题贯穿始终,即使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创作中亦未中断。然而,作家笔下塑造的战时寻真者形象有其独特之处,即他们是被战争、被历史和命运选择的无父的精神孤儿,是用心灵感知世界的典型俄罗斯人,他们的寻真之路是俄罗斯童话中“家园—道路—家园”模式的变体。

关键词: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无父;心灵;寻真者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8)12-0200-05

“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就其本质而言是朝圣者。”^[1]对无限和终极真理的追求使这些漂泊者不可能静止在任何有限的东西上,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朝圣是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所没见过的……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追求未来之城”^[2]。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上帝馈赠的神圣礼物,从而使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漂泊者形象。俄国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激情的“寻真者”,这里的“真”包括“真理”“真相”“公正”“合乎道德”等意义,它们要成为生命的“真正基础”,使生命变得圣洁并得到拯救。

普拉东诺夫在战争小说中塑造了一类苦苦寻找真理的寻真者形象,这些主人公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他们是“无父”的精神孤儿;第二,他们用“心灵”感知世界;第三,他们在道路尽头找到了真理。

一、无父的精神孤儿

俄语中有两个词都表示“祖国”,一个是,另一个是,前者对应英语中的

motherland,后者则对应fatherland。俄语中通常用 - 来指称大地母亲,与 , ,

这些俄语词放在一起,换言之,母亲负责在肉体上哺育孩子;父亲通常与 , 等放在一起使用,亦即父亲负责孩子的精神成长。普拉东诺夫小说中的漂泊者大多是失去父亲,为寻找“真理”、寻找“父亲”而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历尽磨难的孤儿。“父亲”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他的大多数主人公的确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更是精神上的。寻父题材,是一条贯穿普拉东诺夫全部作品的主线,体现为对丧失的精神家园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表述了人与人之间、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责任和关爱。

普拉东诺夫善于塑造孤儿主人公,这首先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作家自幼丧父,过早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并参加劳动。在他的意识中早就模糊了童年与成人的界限,这些都是孤儿的特征。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孤儿疏离传统、背弃父母、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兄弟姐妹情来代替家庭亲情的话,那么40年代卫国战争小说中的孤儿,则是因为战争所造

收稿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15ZDB092)

作者简介:王晓宇(1986—),女,山东泰安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成的父亲缺位,是被历史和命运选择的,他们被战争剥夺了生活在父母身边享受其乐融融家庭生活的权利。尽管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俄国人是正义的一方,但是那种情绪激昂的保家卫国的热情能够替代他们对家庭的思念吗?他们一方面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和义务,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期待战争早日结束,期待回归家庭,所以上战场之前才需要宣誓这样的仪式来鼓舞士气。普拉东诺夫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无奈和矛盾的心理斗争。

数量众多的战士已经成家立业,承担着父亲、丈夫和儿子的三重角色,因为自己的离开和牺牲造成了后方大量“留守儿”的出现。也有相当数量的战士刚刚成年抑或乳臭未干,战争使他们自己沦为孤儿。代替他们父亲角色的是一个指挥官,后者或许希望成为战士们的依靠,却无济于事。士兵向祖国宣誓、为祖国祈祷的场面类似于基督徒面对上帝所做的祷告。如果说圣徒是心甘情愿地主动去承受苦难的话,那么战士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举动多少有些无奈。

普拉东诺夫在其创作笔记中勾画了这样一幅极其形象的画面:“伟大而又朴素的生活戏剧是这样的:在一栋贫穷的住宅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围着一张空空的木桌子转着哭着。他想念父亲,他的父亲躺在泥土里,而光着脚的、半饥半饱的、被扔在家里的儿子离他很远,在灰蒙蒙的日子里想他,哀哭着。”^[3]这在卫国战争时期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了:父亲去前线打仗,留下母亲和一帮孩子在后方。最为典型的是《归来》中孤单度过自己童年的别佳。这是作家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创作的描写人们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的代表作,揭示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小说通过讲述红军大尉伊万诺夫战后复员回家的经历,描写了战争期间四个家庭的悲剧:某部队厨师助理玛莎,家破人亡;伊万诺夫的家庭走进了另一个男人谢苗;谢苗在白俄罗斯的一家人死光;残疾人合作社售货员哈里顿的妻子阿纽塔和一个独臂残疾人“好”上了。伊万诺夫和妻子柳芭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别佳十二岁,女儿娜斯佳五岁。伊万诺夫回到家中时,看到少年老

成的儿子别佳不免胸中一阵酸楚,后者俨然一家之主,家里的大小事情全由他安排,母亲和妹妹都听他的。战争期间,亲生父亲伊万诺夫缺位,另一个男人谢苗走进了他们的家庭,给这个家带来了温暖和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孩子们的父亲。但是孩子们一直在盼望和等待亲生父亲伊万诺夫的归来,对于他的归来也是满心欢喜。儿子别佳得知父亲离家出走后,便带上妹妹跑去车站。跑着跑着,两个孩子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别佳的一只脚穿毡靴,一只穿套鞋。这一细节揭示的正是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望。可以说,在孩子们尤其是儿子别佳童年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伊万诺夫是缺位的,尽管别佳有父亲,但是在精神上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战争还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迫战士们变成孤儿,他们要么从走出家门的一刻就注定永远做一个孤儿,战死沙场;要么有幸活下来,在战争期间成为“孤儿”,并造成孩子们的“孤儿”处境。“父亲”由战场上的指挥官(如切普尔内伊)和邻居家的男人(如谢苗)等各种非亲生父亲的角色来承担。

二、内心隐秘的寻真者

普拉东诺夫发现,身处宇宙中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状态,其根源潜藏在人的意识中。从《隐秘的人》开始,作家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4]。主人公普霍夫总是对空间惊异不已,因为空间使处于痛苦中的他得以抚慰,若快乐所剩不多了,空间可以使快乐多起来。这里的空间不仅指自然空间,更多地指示人们心灵的慷慨和坦荡,它们是可以包容天下苦难的心灵空间。普霍夫就是这样一个懂得自然生活之奥秘、认识到劳动和苦难具有净化灵魂之作用、接受世界本来面目的个性独特的形象。

正是在这个无法认识的内心深处,人才能与上帝相遇。这就是为何东正教如此强调心脏神秘之处的原因。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维谢斯拉夫采夫指出了“人之存在的七个等级”“万物之始乃上帝,人只是上帝的形象的反映”,因为“人本身并不是神圣的,虽然人可以在宇宙等级方面无限地靠近神”^[5]。

从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

最初名为《哲学家之国》() ,这个名字也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出版的普拉东诺夫研究系列论文集的标题。国内大部分文学史著作采用的是《内向的人》这一译法,笔者认为翻译成《隐秘的人》更为贴切,因为汉语中“内向”更容易让人理解为性格方面的不爱说话,与外向相对。显然,普拉东诺夫想表达的是主人公所进行的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

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作为真理探索者的这些主人公们思维方式的独特性:“用心灵感知世界”。“心”是普拉东诺夫艺术语言的核心语词之一。这一概念与俄罗斯文学的圣经传统不无关系。学者阿西姆巴耶娃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指出,“关于‘心’的圣经话语聚集到一起,组成一个人类以极统一形式存在的极具表现力的各种角度的复调场景”^[6]。从普拉东诺夫小说中使用频率极高的“灵魂”“心”“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特点。据学者米哈伊留琴科统计,单在1986年出版的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集《精神崇高的人们》中,“心”一词及其各种变体在41部短篇小说中就出现了208次^[7]。《精神崇高的人们》不断把读者拉回主人公的主观感受中。科拉斯诺谢里斯基的未婚妻在遥远的乌拉尔“因为爱情而哭泣……她想要看到他(自己的爱人)并且在他身边抚慰自己在离别中哭泣的心”^[8];“残酷的死亡低低地漂浮在他们(战士们)心上,但他们的心灵护卫着他们”;战士齐布里科哭不是因为害怕死亡,“不,我什么都不怕,可是我现在感到我的母亲正在爱着我,想着我;她害怕我会死去,我这是在怜惜她呀”^[9]!正是这个齐布里科“爱用自己特别的大脑想象一切;他把世界看成一个美好的奥秘……”^[10]这一美好的奥秘可以从普拉东诺夫的《笔记书》中找到诠释:“科学所做的仅仅是事物和现象在形式上的关系,是不关心本质的表面文章,而恰恰是在本质中蕴含着世界的真正鲜活的奥秘。”^[11]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为理智的头脑插上了心灵的翅膀,使其得以触到世界的本质。心灵是战争时期主人公力量的源泉。

另一个战士帕尔申浑身洋溢着迷人的魅力,他的“迷人的奥秘在于他心灵的善良和慷慨”^[12]。《精神崇高的人们》中的战士奥金措夫在思考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寄居在活着的、动着的死人身上的空洞灵魂……”^[13]普拉东诺夫在《笔记书》中对丧失心灵的法西斯描述更直白:一个孩子问母亲:“妈妈,德国人是些什么样的人?”母亲回答:“他们是心灵冷漠、空洞的人……”^[14]普拉东诺夫笔下的主人公尽管身处战火中,仍然保守着自己内心的敏感,临死的前一刻仍然试图建立与亲人的联系,这与丧失心灵的法西斯形成鲜明对照。

普拉东诺夫很少塑造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始终关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这离不开俄罗

斯东正教文化的孕育。神学家布尔加科夫指出,俄罗斯人的心灵虚心地向东正教敞开^[15]。“虚心”意谓臣服上帝,承认自己内心的不足和贫穷,不断审视自己,不断忏悔自己的罪过。东正教的信徒所追求的神圣性就是最大的容忍和自我牺牲,因此,俄罗斯文学中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是为基督而生活的圣愚。“用心感知世界”这一主题可以在福音书中找到源头:上帝怜悯的是那些内心敏感,能够感知世界的人。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小战士》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的人,他不想分离,他的心不能孤独^[16]。

总之,普拉东诺夫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生活中感到“心灵”日渐一日地干瘪、空洞的时候才抛开一切,去漂泊流浪,寻找真理,以此来填充内心那块空下来的无底洞。这个无底洞只能通过上帝的真理来填充,用任何现世的有限的东西是无法填充的。这些人物是典型的俄罗斯人。

三、“道路”尽头寻到真理

普氏的主人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寻求真理的道路,不再受制于生活亦即时间的限制,并最终认识到了真理。换言之,普氏的战争题材小说并非简单地停留在战胜敌人,甚至也没有停留在弘扬爱国主义的层面上,而是探寻永恒真理的意义。

普拉东诺夫让自己的主人公们上路,使他们沿途遇到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并思考人的存在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切文古尔镇》的部分片段发表,作家把小说第一部分起名为“带着开放的内心旅行”。作品开篇描绘了一幅漂泊的场景:一群流浪汉……省执委会主席米舒林认为:“俄国的流浪者和朝圣者之所以不停地吃力地行走,就是因为他们一路上可以把自己痛苦心灵的压抑感排遣掉。”^[17]《基坑》中的主人公沃谢夫为了寻找真理而踏上漫漫之途,他有哲学家的禀赋,天生热衷于探索生存的意义。普拉东诺夫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这一群充满理想色彩的人们。漂泊不仅是情节的梗概,更喻示精神的漂泊,主人公的动荡乃物质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漂泊。

普拉东诺夫的求真者之路从俄罗斯童话中获得了滋养,而俄罗斯童话是俄罗斯民族寻找“理想之地、幸福之城”传统的一个缩影。普罗普在分析俄罗斯童话的32个功能项时讨论了道路是如何将家

园与主人公所要去往的地域联系起来的,路上往往会遇到森林、海洋、火海、河流和深渊,旅行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得某种神圣的东西。普拉东诺夫的战争小说把童话故事的“上路—暂死—新生”即“家园—道路—家园”模式,变成“家园—道路—战场”或者“战场—道路—家园”模式。

前者以《上帝之树》为代表,描写战争爆发初期主人公上战场的场景;后者以《归来》为代表,描写战争结束时主人公回家的场景。《上帝之树》的主人公斯捷潘对母亲和家中的一切恋恋不舍,从家园通往战场的这条路很可能没有归期。当斯捷潘走向战场,走向“整个世界”时,他代表的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儿子。他可能获得真理:因为鸟儿在树上唱歌,而树叶是蓝色的,喻示着天堂和真理。

《归来》侧重描写的是战后人们如何应对精神创伤。伊万诺夫的旅行不断地试图回到家园,但是道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引向战场的方向。离开部队回家途中,遇到了同样退伍回家的玛莎。回到家以后,他依然心念军队,仿佛“儿子在炉旁指挥,他是军士”。发现自己与阔别多年的家庭格格不入时,他转念就去找玛莎。但他最终真正回家乃因被孩子们在火车站追逐的天真场景感动,从而真正完成了“战场—道路—家园”之旅。最后一刻,父亲的心门彻底为妻儿打开,把英雄主义的姿态和自私从战斗的“铠甲”中解放出来,回到和平生活。可以说,这种变化“不只是地理上的对亲人的接近,更是精神和存在上的回归”^[18]。尽管作品通篇并没有提到死亡,但是久经沙场的伊万诺夫得以从长久的疏离中解放出来,再次用坦率的内心感受生命,是战争的“功劳”。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在他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精神上回家了,这里的“家”就是真理。儿子别佳的回归体现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归,童年生活就是他的真理。英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归来》“故事的每一个主人公仿佛都处于一种孤儿的境地,正是这种孤儿的处境需要被克服”^[19]。童年母题对于普拉东诺夫主人公从孤儿和疏离状态解脱出来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除却上述两种模式,普氏的大部分战争小说着重描写战场上的死亡。《死亡不存在!》中的连长阿格耶夫感觉到自己在临死时反而更有力量:“奄奄一息之时,心已疲惫不堪,但为了在死亡时看清真

理并按照这一真理而活着,于是重新振作起来。”^[20]

《精神崇高的人们》中的奥金措夫濒临死亡时,靠自己仍在跳动的心脏的力量爬向坦克,瞬间幻化为火光。苏联学者阿基莫夫就此评论说:“作品中所描述的‘人们周围闪烁的火光’不只是物质上的标志,更是对精神本性之放射的独特隐喻。”^[21]难怪《铠甲》的主人公萨文在临死时呼喊道:“我的死是有意义的”。这些主人公在生命之路尽头,也即死亡之时见证了真理之光的闪烁。

如若把以上三种类型的叙事模式加以综合,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的叙事空间模式可提炼为:家园—战场—家园。不可否认的是,主人公无一例外均属战争中死亡的亲历者或者说见证者。如果说在之前的作品中,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试验生死的人物(如沃谢夫、德瓦诺夫)占中心地位的话,那么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内心“献给了生命”的主人公。主人公离家之路的尽头既是生命终结之时,也是获得真理之时。普氏曾在前线笔记中写道:“战士在死前一瞬间产生这样的想法:分手的眼泪是永远的。眼泪是整体的,分成两部分就没有力量了。这是逝者和被杀害者的真理,生者也应该继承下去。”^[22]在作家看来,战争并非绝对破坏性的,它同时还为最高真理的获得提供了条件。就像当代作家沙罗夫在评论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形而上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接近真正的生活,让主人公从肉体的外壳中解救出来”^[23]。换言之,普氏笔下主人公的生命之路,实际上是不断脱离肉体的躯壳,最终在生命终点认识真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时期的主人公无疑离真理最近。

综上,普拉东诺夫经历了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伟大的卫国战争等20世纪几乎所有大事,普氏笔下的主人公纷纷走上旅途,寻找真理之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精神无限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流浪者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和它对最高生活的使命都集中在漂泊者的形象上。”^[24]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的生命真谛是,让故去的“父亲”安息,让活着的孩子们精神有所依托,在相互爱护的人们中间找到温暖的家,找到“以父亲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博大的爱。有学者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思想在战时普拉东诺夫的意识中获得了额外的生命力和

现实性”^[25]，我们的研究正揭示了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和现实性，其中漂泊者形象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耿海英.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M]. 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9：389.
- [2]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4：194.
- [3] Платонов А.П. Труд есть совесть[M].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5. Т.3. С.548.
- [4] Алейников О.Ю.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и его роман «Чевенгур»[M], Воронеж. 2013. С.75.
- [5] Вышеславцев Б.П. Этика преображенного эроса[M].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С.271, С.284–285.
- [6] Ашимбаева. Н.Т. Сердце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библей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M]; Сб. ст. М. 1996. С.379–380.
- [7] Михайлюченко О.С. Концепт «сердце» в военных рассказах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20 веков[M],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1. С.328.
- [8]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695.
- [9]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705.
- [10]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706.
- [11] Платонов А.П.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M]. М. ИМЛИ РАН. 2006. С.247.
- [12]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708.
- [13]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704.
- [14] Платонов А.П.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M]. М. ИМЛИ РАН. 2006. С.281.
- [15]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 徐凤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8.
- [16] Платонов А.П.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Экономика. 1983. С.765.
- [17] 普拉东诺夫. 切文古尔镇[M]. 古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21.
- [18] Ливингстоун. А. Мотив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е А. Платонов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 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M], 2000. СПб. С.115.
- [19] Запевалов В.Н. А. Платонов и М. Шолохо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и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 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M]. СПб. 2000. С.126.
- [20] Платонов А.П.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M]. в т.8. М., Время. 2010. Т.5. С.89.
- [21] Акимов В.М. Солдат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думы об отечестве... (Военная проза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 Платонов А. Одухотворенные люди[M]. М., 1986. С.7.
- [22] Платонов А.П.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M]. М. ИМЛИ РАН. 2006. С.240.
- [23] Шаров В.А. Это я: я прожил жизнь[J]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000(12). 200.
- [24] 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知[M]. 汪剑钊，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281.
- [25] Геллер М.Я.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M]. М., МИК, 1999. С.394.

责任编辑：邓双霜